



大嘴丛书

总策划 安然  
周冰心 余杰 编著

# 文化红

解读余秋雨 文化散文

台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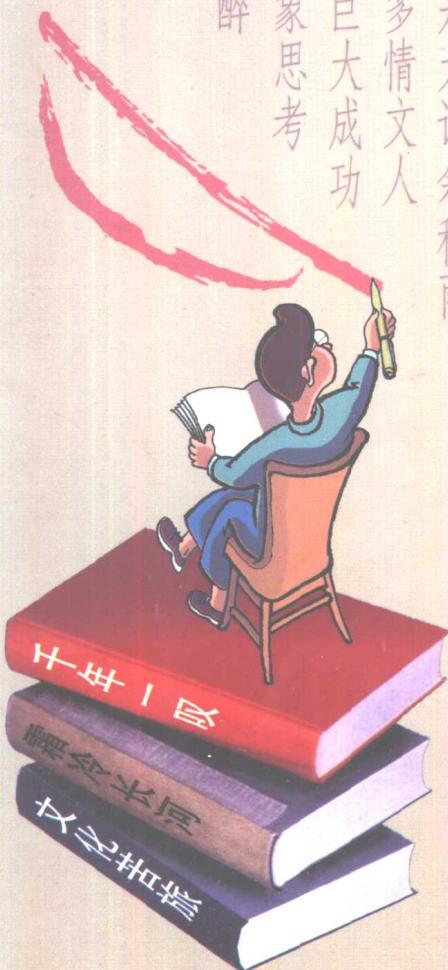
神化余秋雨还是大话余秋雨

多情男人遭遇多情文人

严肃与荒诞的巨大成功

余秋雨阅读现象思考

秋雨不醉人自醉



大 品 丛 书

# 文化苦旅

台海出版社

解读余秋雨 文化散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周冰心编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10  
ISBN 7-80141-147-1

I. 文… II. ①周… III. 散文-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980 号

文化口红  
编著者/周冰心  
责任编辑/谢香  
台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100009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厂印制  
开本:大 32 11.5 印张 25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41-147-1/Z·10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2000年流行骂人。骂的流行诚然不是幸事，但要让它终止必然以“伪”的流行的终止为前提，这里的伪包括伪作品和伪评论。而且骂的流行必将为“伪”的流行的终止做出贡献。我们诅咒这“骂的流行”的时代，然而放眼四望，“伪”的流行还在方兴未艾，因此，我们推出大嘴系列丛书，本丛书不是想欲置某人于死地而后快，而是心存坦诚、机智与幽默，试图重建理智的评论环境。

责任编辑：谢香  
封面设计：李法明

# 目 录

(序)余秋雨的得失功过/周冰心 (1)

## 第一辑 余秋雨遗忘“石一歌”

——后生小子余杰再三发难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余秋雨接招说，毛头小子你怎知我“文革”十年勾当，我亦是被打倒的“文革”受害者哩。

——在“文革”十年的上海，有以十一个才子为代表的“石一歌”曾与北京的“梁效”共同主宰着中国文化的理论批判前沿，石一歌在“四人帮”卵翼下一度曾借托鲁迅研究。四人帮事败之后，这些机灵的才子就泥鳅似的滑掉，混入人海了，有多位当事人指认余秋雨就是其中之一。

——余秋雨在米兰·昆德拉“拒绝遗忘”之时，却彻底遗忘了他过去存在的历史空间，或者是他忙于云游四方、著书立说，无暇打开他个人的历史黑箱。

- |                             |      |
|-----------------------------|------|
| 1.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余杰(北大中文系硕士)  | (6)  |
| 2.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 /余杰            | (23) |
| 3. 究竟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 /余杰        | (45) |
| 4. 忏悔：民族精神中缺失的一环——与于坚商榷 /余杰 | (49) |
| 5. 笔名谈屑 /何满子                | (54) |





- |                            |      |
|----------------------------|------|
| 6. 余秋雨“文革”写作 /张育仁          | (58) |
| 7. 正视历史、轻装前进 /孙文萱          | (72) |
| 8. 从逼人忏悔说到圣人情结 /陶东风(首师大教授) | (82) |
| 9. 王朔和余秋雨:世纪末的两个英雄人物 /吴俊   | (97) |

## 第二辑 余秋雨:文化硬伤的始作俑者

——《文化苦旅》的内容和风格有这么七“气”:霸气、商贾气、小儒气、八股气、童稚气、猥亵气、市井气。

——《文化苦旅》不可能成为令人高山仰止的文化高峰,它仅仅是现代汉语中华丽词藻+古董+当地名胜、名人(文人)的一个拼盘与杂烩。整本书都是陈年白酒、当今矿泉水、自来水(优美、失落的心灵)掺和的产物。

——九十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坛最具亮丽的风景,便是围剿伪善的以道德家自居的散文家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文本,其不亚于一场无声而一致的“革命暴动。”

- |                               |       |
|-------------------------------|-------|
| 1. 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 /朱大可(文学评论家)     | (116) |
| 2.《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 /汤溢泽       | (142) |
| 3.《文化苦旅》“七气” /黄敏              | (151) |
| 4. 余秋雨评点 /李书磊(北大文学博士、中央党校教授)  | (161) |
| 5. 知识、学养与文化意识/胡晓明(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 (167) |
| 6. 严肃与荒诞的巨大成功 /东方生            | (179) |
| 7. 契合与冲突 /丁莉丽                 | (193) |
| 8. 祭奠还是弘扬 /陈聚仁                | (205) |

### 第三辑 “酷评”当头棒喝余秋雨

——余秋雨的散文，是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混合物，而这两种思潮早已被人们所唾弃。

——一个自称“什么课都可以教，惟有人生的课不能教”的作者实际上在讲一些大家都知道，或者是被他扭曲了的很普通、很虚假的人生“哲学”。伪道德家、学问家出场作秀电视明星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自“文革十年”断裂后对传统文化的皂光泡影取向。

——一个没有大师英雄的时代，小丑在唱主角，在我们断裂的文化伤口上撒盐。

- |                   |                    |       |
|-------------------|--------------------|-------|
| 1. “文学革命”的暴动      | /周冰心(青年文学评论家)      | (222) |
| 2. 皂光的闪烁          | /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 (244) |
| 3. 警惕余秋雨          | /萧夏林               | (246) |
| 4. 余秋雨：虚假的深沉      | /伊沙(诗人)            | (253) |
| 5. 文化的堕落：余秋雨的为文为人 | /王强                | (258) |
| 6. 我为什么不喜欢余秋雨     | /徐江(诗人)            | (267) |
| 7. 历史的嘲弄与美学的偏执    | /浩明                | (274) |
| 8. 明星作家商业作秀       | /泽雄                | (293) |





## 第四辑 开导余秋雨

——从“文化苦旅”的苦情、失落、凭吊到“千禧之旅”、“欧洲之旅”的矫情、做作，余秋雨从流行的“文化散文”模式转笔到“谈心谈理”“做人为人”的写作模式，可惜他胸内内贮太少，只博得一个“媚俗”的头彩。他所提倡的“健全文化人格”实际上也是应从他开始实验的。

——《文化苦旅》谈山谈水，《山居笔记》谈史谈鉴，到《霜冷长河》已落到谈庸俗的人和人的庸俗，包括他对妻子的自恋癖嗜好。

——中国作家向来就喜自我赞美，但千百年过去了，谁又能做得象余秋雨那样老练、从容、自信和潇洒？幽邈的用心隐含在大气磅礴的文化袖袍之下，着实风光无限，而且他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

1. 随心所欲的历史读解 /古耜 (300)
  2. 贾平凹与余秋雨：文化关怀中的缺陷互补 /曾令存 (309)
  3. 平心静气话秋雨 /古耜 (318)
  4. 从“文化散文”到“卓派滑稽”/何满子(著名作家) (326)
  5. 散文的热与冷 /韩石山(作家) (329)
  6. 答秋雨书 /魏明伦(剧作家,中国剧协副主席) (340)
  7. 似是而非的“理性”批评模式 /熊玉鹏 (345)
- 后记 (363)

##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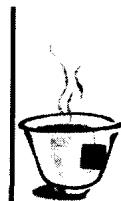
# 余秋雨的得失功过

周冰心

说起主编这本关于戏剧家、散文家余秋雨的书，其实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着手，当时雄心勃勃的想成就一本理论意义上的九十年代余秋雨现象文学思考备忘录，但因诸多原因工作停顿过一段时间。当时有很多大学中文系教授听说后曾劝勉我，晓之以九十年代以来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的意义，对其流行符号进行一次有力的反思，并将其放置在稍早的汪国真热及王朔热同等思索。现在看来，这样对当代特别是世纪末文学相当有益的工作我做的还不是很出色，但我决心为九十年代提供一份局部的文化地图、备忘录的初衷总算是完成了。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较之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商品经济的概念迅即占领了社会的各个毛孔，文学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传统的创作理念和治学态度都受到了挑战。

这其间，余秋雨澎湃而出，他生于 1946 年，曾任过当时全国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著有《艺术创造工程》、《戏剧理论史稿》等学术专著。九十年代初转入散文创作,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在论者论其为大文化散文之后,读者从者如云,受到了读书各界的热烈好评,同时受到了东南亚、台湾、香港文化界的重视。近年来余秋雨先生曾赴海内外大学和学术机构讲学,并参与新闻和电视文化的传播,影响日渐盛大,成为当前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沸点人物,媒体以“文化大师”冠之以他,又以极尽溢美之辞褒扬他,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他亦频频作秀电视,成为电视明星。并以身作则到深圳、岳麓书院指点设坛,为大众点津解惑,俨然一派宗师的模样。千禧之交,他又“苦行僧”样去世界古文明发祥地作“千禧之旅”,倒有一幅指点完传统中国,还有许多精力指点世界文明绰绰有余的图景。

于是,观众、读者更加赞颂余秋雨,而余秋雨先生也从善如流地接受了,有些近乎于自我膨胀、飘飘然的感觉。

在赞赏的同时,有许多学者、评论家却纷纷看出他文章的门道,对其人其文作出客观的评价,对于这,余秋雨先生却没有表示出他接受赞颂时的大度,他对所有对他进行学术、观点批评的人一律斥之以“文化杀手”,并发明出“文化杀手”和盗版集团是一伙的新创见。

于是,他洋洋洒洒地在一九九九年初写下了《余秋雨教授告全国读者书》这样的怪文。

应该肯定的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是有其值得欣赏的价值的,毕竟在当代文坛泥沙俱下总体水平不高的时刻,余秋雨将中国传统文化、意境与现代意识连结在一起,呈现给读者一种新的阅读文本,激发起他们新的审美趣味。但其为人为文的处处“硬伤”,对种种“人格”问题的遗忘,使他的大师之梦日渐稀薄、遥远,毕竟大师是能接受批评与敢于解剖心灵的智者。

“余秋雨”阅读现象在今天看来已持续一段时日，文坛的浮躁与文学的衰败成为定势的今天，“余秋雨”现象像一个个浮萍样浮沤在文坛上空，那么由我及一些文学论者来组织完成这部“余秋雨现象”的评论合集，为后来的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一点关于九十年代文学史料，也为他们更全面地了解所处时代的文学生态及现状。

另外，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出现也凸现了中国自“文革十年”文化断裂后出现的一种对传统文化关切反弹的现象，即对传统的人文、景观生出怀旧、莫名的膜拜，与余秋雨同为文化散文作家的江苏省作家夏坚勇所著的《湮灭的辉煌》虽走的路子与余秋雨一样，但因其没有余秋雨云游四方的资本，也没有余秋雨所处的文化地位，描写的也多是他走到及生活过的小地方，没有历史人物的对应，如苏东坡、朱熹、敦煌等等，所以就相对要影响小的多，但其文都是一流的，并不逊色于余氏文化散文。

研究“余秋雨现象”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思量，就是海外对余秋雨的评价特别之高。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曾写信给余秋雨这样说：

“我觉得二十世纪已到尾声，世纪初那一批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的质疑、抨击，所提出的林林总总的改革方案，直到现在似乎仍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而且恐怕还‘治丝益棼’。环顾世界上的几大国族，大概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最混乱。台湾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大陆上的文化问题我看也严重得很。我一直觉得，也一直希望，下一个世纪，2019年以前，中国会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个运动如果成功，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衔接，通电后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之诞生。您的书风行华人世界，不是偶然，我猜想许多中国人也在思索我们的文化问题，您的书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强烈共鸣，如果暮鼓晨钟，敲醒了大家半休眠状态的文化意识。我在海外，每逢



听到朋友对您的书的惊喜反应，我的确感到高兴。”

余秋雨在他的《山居笔记》序里就大段引用白先勇的信来表达他的分外高兴，以此来显现中国“文艺复兴”是得靠他来助一臂之力的，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其实海外的华人在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溶入不进外民族文化时，内心焦虑的就是已有传统文化的日渐消散，这甚至在大陆本土，就象诸多外国人到中国并不是来观赏高楼等现代化景致，而是来寻找传统中国四合院一样的心态。

最后，我想以这样的专题理论争鸣集献给所有以平常心面对文艺正常批评的读者，包括余秋雨先生。

2000年9月20日  
北京



# 文化口红

## —— 辙

### 余秋雨遗忘「石一歌」



——后生小子余杰再三发难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余秋雨接招说，毛头小子你怎知我「文革」十年勾当，我亦是被打倒的「文革」受害者哩。

——在「文革」十年的上海，有以十一个才子为代号的「石一歌」曾与北京的「梁效」共同主宰着中国文化的理论批判前沿。石一歌在「四人帮」羽翼下一度曾借托鲁迅研究。四人帮事败之后，这些机灵的才子就泥鳅似的滑掉，混入人海了，有多位当事人指认余秋雨就是其中之一。

——余秋雨在米兰·昆德拉「拒绝遗忘」之时，却彻底遗忘了他过去存在的历史空间，或者是他忙于云游四方、著书立说，无暇打开他个人的历史黑箱。

#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余 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落潮以后，整个九十年代沦为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年代。在这种平庸和苍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相继问世，余秋雨所倡导的“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下个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把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最喜欢他作品的年轻人们早已经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了——他们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知道他为了“自由”而弃“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所以，余秋雨尽可以“放眼未来”，欢欢喜喜地踏上

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历史都是无法抹杀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国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辉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参与过的历史进程中，跟余秋雨先生进行一次真诚而艰难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这对我本人，对余秋雨先生、甚至对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所以，尽管余秋雨先生在许多场合宣称，谁批评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谁批评他，就是盗版书的书商雇请的“枪手”；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着这一“恶名”，来展开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讨论。

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在 90 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90 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遇和危机，因此他写





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难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余秋雨太在乎

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再生之路。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

